

澳華新文苑

第1238期(A)



賀趙公九十華誕書



趙玉民先生九十壽辰慶宴合照。

維西元二零二五年十一月，南瀛風暖，北海波澄。遙聞趙公九秩華誕，群賢畢至，少長鹹集。余雖身不能至，然心馳神往，感慨系之，特綴文以賀。

昔者趙公執春秋之筆，探歷史幽微。瀋陽城頭殘月，曾照青燈黃卷；悉尼港畔晨曦，常伴公鐵硯磨穿。三十載櫛風沐雨，九萬里星霜跋涉。公之著述，如昆山片玉，桂林一枝，既載瀋陽故宮簷角風鈴，複錄達令港灣白帆雲影。字裡行間，可見歷史長河奔湧；章句段落，盡顯文明星火傳承。

今朝盛宴，本應執弟子禮，奉觴上壽。公卻垂青，特置余于華領泰斗之列，更見殷殷期許。聞公於酒會

之地，精選其址；宴飲之譜，細研其味。此等厚愛，山高水長。然造化弄人，竟失之交臂，悵望南天，唯有將滿懷敬仰，化作尺素遙寄。

“人生幾個九十？”公之九秩，非惟壽考，實為文明之幸。往昔在社區講堂，公執麈尾而談史，滿座皆春。余嘗為公捉筆，猶記公言：“歷史非故紙堆中塵埃，乃祖先血脈流淌。”此

語如晨鐘暮鼓，常在耳畔。

今值華誕，謹以四韻為賀：

九秩風雲卷未停，滄桑筆底自通靈。
瀋陽雲化春水綠，悉尼霞飛暮山青。
萬卷書成寰宇頌，一腔情注海天暝。
從心所欲不逾矩，再寫人間第二程。

願公壽比南山，文傳百代。他日必當親詣門下，補奉芳醇，再聆清誨。臨書依依，神馳心往。

武止戈

九十如歌 ——賀趙玉民先生九十壽辰

清晨的光從海那邊緩緩走來
悉尼港的水紋像古老的樂譜
一行行寫著昨日與今天
海鷗掠過，留下光的細痕
也掠過九十年的深處——
那裡，歷史如海浪
一遍遍拍著沉默而溫暖的岸

溫暖輕輕落在心頭
酸菜的醇香像遠方的野風，
帶著大地深處的純淨
那味道一經入口
故鄉便在舌尖醒來
融入南半球的陽光

你的人生
在探索的空氣中行走
你的著作
是你與世界談話的方式
山嶽在你眼裡展開
河流再次找到自己
歷史掉落的塵埃在指尖重新呼吸
你用辛勤的脚步和目光
讓變遷有了柔軟的邊界
你的微笑，總像晨光落在草地
清亮、爽直、不藏陰影

你善意無聲
却能在人們心裡悄然發芽
如悉尼四季流轉的風
輕輕推開每一扇孤獨的門

九十年，於天地只是輕輕一瞬
今天，我們大家心中的柔軟
讓這一瞬變得寬闊而明亮
讓世界繼續在你仁和的目光中
溫良而清澈。

願海闊為壽，
願山靜為福；
願笑語常新，
願歲月長安！

湯燕

《微型小說》電腦風波

清明時節的雨絲纏繞著黃昏，小剛在儲物間找傘時，無意間觸到了一個硬質的方盒。他輕輕拂去灰塵，一台銀色筆記型電腦的輪廓在昏暗光線中漸漸清晰——那是父親三年前買的海爾電腦，嶄新的保護膜都還沒撕。

很輕，“從你上初中那天開始記的。”

小剛顫抖著翻開。每一頁都密密麻麻寫著日期、工資數額，然後是精確到角的分配：“剛兒學費300，生活費200，大學基金150，煙葉2.5……”在每頁最下方，都用盡力氣寫著四個字：“小剛加油！”

“別動它！”母親的聲音突然從身後響起，帶著他從未聽過的慌亂。

筆記本戛然而止在3月15日。最後一行寫著：“海爾筆記本4200，大學禮物。”夾頁裡滑出一張發票——購買時間：2019年3月15日14：30。而父親的工傷記錄顯示，那天下午三點，他在回家途中遭遇了車禍。

晚餐時的小剛像著了魔，盯著眼前番茄雞蛋面升騰的熱氣，突然放下筷子：“媽，那台舊電腦……”

雨水突然滂沱而下，打濕了發票上模糊的日期。小剛跪在泥濘中，終於明白母親為什麼總在每年3月15號消失一天，為什麼堅決不讓他碰那台電腦——那不是一台普通的電腦，是父親用生命趕赴的最後一個約定。

“啪！”母親的筷子落在桌上，“我說過多少次，不能就是不能！”

高考前夜，小剛把父親的電腦擺在書桌左側。他小心地連接電源，那個從未亮起過的指示燈突然閃爍起來，溫柔的藍光，像極父親總別在工裝上的那支鋼筆的反光。

小剛愣住了。父親去世這三年來，母親從未對他紅過臉。今天怎麼了，他看著母親泛紅的眼眶，把後半句話咽了回去，卻咽不下心頭那團疑雲。

七月放榜那天，小剛把錄取通知書輕輕放在父親墓前。秋風吹動墳頭新草，他打開那台筆記型電腦，在父親沒寫完的記帳本後面敲下第一行字：

第二天物理測驗，小剛破天荒只考了68分。筆記本螢幕上跳動的公式全都變成了那台銀色電腦的影子。放學後，他沖進電話亭給姐姐打電話：“姐，我要打工。”

“2022年9月1日，今日收入：父親的勇氣，母親的堅守，姐姐的成全。支出：無。餘額：一生感念。”

“你瘋了嗎？還有三個月就高考了！”

螢幕的微光裡，他仿佛看見父親就站在暮色深處，依然穿著那件洗得發白的工裝，對他輕輕點頭。

“我受不了了！媽寧肯花錢買新的，也不讓我用那台舊的……”

呂順

電話那頭沉默良久，只傳來一聲歎息。

週末清晨，姐姐突然出現在家門口。她沒帶行李，只拎著一袋紙錢：“走，給爸上墳去。”

在長滿青草的墳前，姐姐突然蹲下身，徒手在墓碑旁挖起來。沾滿泥土的塑膠袋裡，躺著一本泛黃的筆記本。

“爸的記帳本。”姐姐的聲音

把我們帶入了佛教禪道之中：“因不著相，而能現種種相。”他說：當你的情感衝擊達到一定高潮的時候，虛不虛構變成了一吐為快，虛構與非虛構的意象在犬牙交錯，你在兩種手法與思維間穿梭而行，你中有我有她，她中有我有你……過癮就在這裡……眉毛鬍子一把抓……混亂也混亂在這裡……像一幅宏大的畫作渾渾然，深不可測，

《風聲雨聲讀書聲》讀書筆記

很遺憾，沒能有機會讀到著名作家吳正先生的《長夜半生》、《深淵》《後窗》等小說名篇。據評，以上作品是他文學觀、創作觀的全面亮相，標誌了他獨具的“現代現實主義”創作手法。他被認可為二十一世紀華語文學走向性流派，為中國文學以及海派文學的掘進和樹立打開了一番新的天地。他是一位榮獲了中國文藝大師終身成就獎和海外傑出文學成就獎的大師級的人物。

僥倖獲得了他的一本典藏限量版的《風聲雨聲讀書聲》論文集。讀著這部文集，細品著他的“詩論”——詩的主題及其變奏；“小說論”——小說語言的比重，小說的虛構與非虛構，別裁人生的嘗試；讀著他的“散文論”及其它——雲深不知處，只在此山中，文學生命與生命文學，靈魂的安放處；還有他的自序和跋。我難掩敬佩，唏噓不已。這真的是一部幾乎涵蓋了所有文體創作的感悟和寶貴經驗的寶典啊！這也是我從未見識過、聽到過的一部剖心、剖膽直抒心音為藝術創作而演奏的“交響”了，他讓我產生了難以言喻的心靈震顫和共鳴。

因為我剛剛完成了一部長篇小說的緣故吧，所以我尤為關注了吳正先生的“小說論”部分。小說論在他的整部書中佔據了約三分之一的篇幅。在三百六十七條目中，闡述了他在漫長的小說創作生涯中總結出來的經驗，或者稱之為感悟。藝術特點、藝術純度、情節構築、人物雕塑、氛圍營造；小說創作的所謂“正統”與“野路子”；來者不拒的“饑餓文體”、“幽默”與“靈氣”；對現代人性的發掘和對現代思源的開採；文學與性的關係，意識流等等。林林總總豐富而多元。足見他在小說創作中涉獵了多少方法，體驗了多少問題和解決之道。他思想的深度，厚度和廣闊堪為人先。

他的那句：“寫作是一件內省型的活，是件樂事，又是件苦事”讓我動容，果真如此。不寫不知道，一旦決定了動筆，尤其是要寫一部幾代人近百年的故事。也許，你想表現的所有早就在

你的腦子裡、肚腸裡翻江蹈海的轉了幾個來回了。你所有的記憶：親身經歷的、聽來的、看到的、你所有的親人朋友還有那些想當然的瓶瓶罐罐、房子河流、山寨、里弄都一股腦的湧向了。可是，從何處開筆呢？吳正先生的經驗告訴我們：“首先要有物，人物的誕生、成長。當人物一個個的在作家的腦海裡羽翼豐滿起來時，他要講的故事就自然而然的成熟了”吳正如是說：“從大堆的生活礦石提煉出文學的精華素來——人物渺小而平凡，時代卻是偉大而寬廣的”我回憶了自己的創作歷程的確是這樣，祖父母那一代人的影像正是在寬廣的時代進程中才漸漸清晰地顯露出來的。他又說：“不要求什麼，只要求通篇的調子合拍，基色和諧，輪廓故事朦朧，意向故事飄忽，理解故意混淆，人物故意變形，情節故意淡化，以及不連貫等等。小說的現代手法旨在增加讀者思考力的空間和光通量。作者在將自己迷惑的同時也把讀者給迷醉了——所有這些又可能算是一種故作玄虛的美學欺騙術呢”我是完全贊同他所主張的這種“騙術”的，可是要做得好，卻並不容易。這就如同畫畫，如果整幅畫面只有精準和細膩，少了朦朧的意念，缺乏抽象變形的生動，也就談不上氣韻生動之美了。這是畫到一定水準的高手方能達到的。

我在回味反思自己的創作：要表現幾代人在動盪的戰亂歲月裡的生活遭際，實在是不可能寫得那麼循規蹈矩，於是便跳躍或玄虛，朦朧或飄忽，情節淡化也就在所難免了，我自貶為是到了過氣的年齡，也是在偷懶，是不遜章法的隨心所欲，索性無所顧忌，任人評說好了。文學評論家何與懷博士的給予的評論卻是：“這部《風塵芻狗》既有如身臨其境的細節描繪，也不乏散點透視，浮光掠影的大寫意模式，濃淡得當，很像她成功的繪畫一樣，這是她一次非虛構加虛構的文學成功嘗試。”這評論是完全出乎我自己所料的，很有些不安。

正好，說到了“虛構”“半虛構”

，吳正先生到有極精闢的見解和論述。他說：“黑格爾說：‘平常的東西，正因其平常而遭忽略。小說家要做的正是要將它們一個個都打亮，讓四周慣性的生活變得生龍活虎起來，別致起來，與眾不同起來。’吳正先生認為：“除了靠作家自己那顆亮堂的心，當然要靠虛構的想像。就像《紅樓夢》裡的‘假作真時真亦假，無為有時有還無’他借‘達幻虛鏡’的那付匾記是為了道出小說之‘虛構’與‘非虛構’間的那層微妙關係的。”何其妙哉。

有人曾問過我，你的這部小說中虛構成分與實際的比例是多少呢？這是決定是不是自傳體小說的問題。我想了半天也沒答上來。

吳正先生是這樣說的：“無論它們是虛構還是非虛構，我已經說過，虛構即非虛構，非虛構即虛構。只要將那個‘非’字單獨提取出來，平衡在那個特定的支點上，就行了。史學家如司馬遷，文學家如曹雪芹，都一樣。”他又說：“一部自傳體長篇之於一個作家，不僅只限於其創作價值，更又其生命意義寓於其中，還有虛構與非虛構的生活原料與文學之間的那種隱秘聯繫。”

是啊，這種隱秘的聯繫產生過後又怎麼分得清呢？原型存在的真實和可信是不可能抹去的，可是有時你真的是從你杜撰的故事中走不出來了。

“誰都不是藝術家，誰也都是藝術家，然也！真也！非虛構也！虛構乃小說創作的最大真實。”吳正再次強調了這點。

我懂了，“非虛構”是文學創作離不開的重要元素，它只服務於創作的需要，而不必在乎什麼真假、虛實。

最後吳正先生又拿樓高二十四層的上海國際飯店打比方，“其實你不知道，人們見不到的那樓房的地基也是二十四層那麼深，這地基便是“非虛構”。由此，那高聳於地面“虛構”的國際飯店才隱現出了一種“貴族”式的內涵與品味。”這真的是絕妙、深刻而睿智的比喻啊！小說創作——其實一切藝術創作的真相，亦復如此。

在“小說論”的結尾，吳正先生又

希翺